

何乃健生态散文：科学与文学的自然结合

孙彦莊

内容摘要：生态文学是审视和表现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本文以何乃健的散文为例，从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为切入点，对其生态文学的内涵与特征进行了论述。同时重点对几部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解读，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探讨其代表作品的重要思想内涵，包括：揭露生态危机、张扬忧患意识、推崇生态整体观、倡导尊重自然等，论述了其生态文学的现实价值，即生态文学中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的广泛传播，在生活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何乃健；生态文学；环保思想

作者简介：孙彦莊博士，马大中文系高级讲师

Title: He Naijian's Eco-literature: The Combination of Science and Literature

Abstract: Eco-literature refers to the literature that observes and demonst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This paper interprets some masterpieces of HeNaijian's eco-literatur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It then discusses the de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co-literature. Besides, it explores the significant denotative thoughts of the pro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uch as revealing ecological crisis, cultivating the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danger, advocating the integral ecological notion and calling for the respect to nature. It also discusses the realistic value of his work, that is the influence exerted on the area of life because of the wide spread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oughts existed in eco-literature, which also provides ideological thought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co-friendly lifestyle.

Keywords: He Naijian; Eco-literatur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oughts

Author: Dr. Seng Yan Chuan, Senior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前 言

生态文学主要探讨和揭示的是自然与人的关系：如表现自然对人的影响、人对自然的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等。而且生态文学特别侧重于发掘人对自然破坏的深层根源，即造成人类征服和掠夺自然的思想、文化、价值取向、社会发展模

式等社会根源。“有的作品甚至完全不描写自然景物，但却因其深刻地发掘了导致人类破坏自然的社会原因而堪称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王诺，2003，页4）近几年来，较为能够在此领域上作出积极尝试和努力的代表马华作家，就文体而言，小说可以潘雨桐为代表，诗歌和散文则分属田思和何乃健。

田思在《环保意识的三大支柱——谈何乃健的环保散文》中提到科学认知、宗教情怀和人文精神三大支柱令何乃健在散文中把环保精神的贯彻当成一种不渝的信念。（田思、何乃健，2006，页25）何乃健对农科蕴含哲理的发现、对科学与人文与社会的关系的发现、对人在科学面前产生何种情感和思想的发现，令他的散文由科学角度出发，将笔触探入社会，并蕴藏着作者对环保意识的思考，传达的是对人文主义的批判和对绿色哲学与地球意识的感性认识。作品既审视知识，也审视社会，更审视自然和人生，以及作家的内心。本文探讨何乃健的代表性作品，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挖掘其作品的重要思想内涵：揭露生态危机、张扬忧患意识、推崇生态整体观、倡导尊重自然等；论述其生态文学的现实价值，即生态文学中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的广泛传播。

二、何乃健生态思想与科学精神的形成

何乃健生态思想的形成与其教育背景和职业生涯息息相关。何乃健1946年生于泰国曼谷，马来亚大学农科毕业，并于1992年获大马理科大学生物学硕士。在校生涯培养了他科学的知识，也是其投身生态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他在大二时的长假，他还主动到吉打州的亚罗士打，在水稻研究所实习。（何乃健，1994，页123）可以说，扎实的专业功底使他能头头是道地谈起这方面的知识、论述起来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他清楚如何操作才能浓墨重彩地道出这门学科的神秘面纱，使到读者能在兴趣盎然下吸收并消化作者普及给他们的知识。如在《从稻的换种想起》便普及了他专业的科学知识：“但是一个好的稻种，在同一块地里连续种植几年后，就会逐渐出现退化的问题，稻穗与谷粒渐渐变小变轻，植株也长得高低不齐。好的稻种也会产生变异，因为在收割、打谷、储藏、播种的过程中，没有经过妥善的处理，造成谷物混杂，纯度降低……。”（田思、何乃健，2006，页69）何乃健传授给读者科学知识和原理，让读者了解原来稻种每几年就要换种，不然增产就会落空的自然规律。

自1972起，他就职于慕达农业发展局（MUDA）。被肯定为水稻专家的他在26年内担任的职务计有农民协会的各种工作，世界银行推行的第三阶段水利发展策划工作，农业推广与训练，编写有关教材与课程，并且受邀在国内外无数次研讨会中宣读百多篇学术论文。由于长期周旋各地区研讨会议或交流考察，过后，他把研究重点集中于水稻病虫害的综合防治，水稻干田直播与湿田直播的杂草管理等研究。凭借职业优势，他在工作以及研究的过程中，也在各地区实地考察及提笔写出散文。他出版的散文集有《淅沥的檐语》（1990）、《那年的草色》（1974/1992）、《稻花乡里说丰年》（1994）、《逆风的向阳花》（1997年，与秦林合著）、《禅在蝉声里》（1998）、《含泪为大地抚伤》（1999年，

与田思合著)等。他的生态散文主要收录于后四本文集中。(田思、何乃健, 2006, 页 25)何乃健通过描写自然生态景物来抒发自身的生态情感,通过生态知识的介绍与评述来阐明生态理念。他的生态散文为读者展示了令人感叹的环境恶化事实。

几十年的田野生活,使到何乃健可以深入农耕生活,从实践中提炼素材。比如《虫害与谋攻》,正是在他敏锐地关注到农民正深陷虫害的影响而创作的。他通过走访水田,实地考察,探明虫害的真实情况以及了解当地的农耕运作,结合科学知识及时地向农民证明“水稻具有生理补偿能力,滥用农药反而有损无益”(何乃健,1998,页 111)。假使何乃健,不经深入生活作实地考察,只是自恃农业学知识的权威,照本宣科,那么这篇生态科学散文的真实性与科学性将会大大裁减,甚至会贻害无穷。然而这并不表示何乃健完全否定农药的使用,而是认为要巧妙地使用科学工具,并遵循自然规律。这正如王诺提到的“生态文学对工业和科技的批判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工业和科技本身,而是要突显人类现存的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的致命缺陷,促使人类思考和探寻发展工业和科技的正确道路,以及如何开创一种全新的绿色工业和绿色科技。”(王诺,2003,页 178)

著名的科学家、科普作家和教育家高士其也在《十六字令》中指出:

科学上的错误,
科学性的错误,
科学材料的错误,
科学方法的错误,
科学程序的错误,
违反科学事实的错误,
有数据上的错误,
统计数据的错误,
有的错误,
对于个人的健康和生命是有害的,
有的错误对于祖国,对于人民,
会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损失。
有的错误,对于全世界人民都是灾难性的。(高士其,1982)

生态科学与文学作品在一定意义上是互相关联的。(科学大众,1952)¹倘若作家只有文学修养而没有科学知识,文字或许字字珠玉,令人拍案叫绝,但内容上不可避免地漏洞百出。如果只有科学知识而没有文学修养,只有概念的说理

01 著名科学文艺家伊林在《谈谈科学》里说过“为了使艺术的认识力和社会的力量更大一些,作家应该通晓科学,扩大他所认识的文学对象的范围,而科学家应该向善于辞令的名家学习,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和发现,用动人而有趣味的笔调向人民大众叙述出来。”载于《科学大众》,1952年,10月号。

而无形象的思维，那么作品就会写得很枯涩呆板，令人读了觉得索然无味。梁实秋也说过：“以后文学与科学应该有更密切的联合，科学家是人，所以不能不理解文学，文学家要做有知识的人，便不该不努力理解科学。文学要吸取科学的知识，科学也要‘人化’。”（梁实秋，2002，页436）何乃健的生态散文就是科学与文学自然结合的产物，既采用文艺的创作手法，又适时地穿插生态科学的知识。他以科学的目光观察自然，并在日常生活中对生物进行观察与体验，因此它的作品是以实证精神为基础，以科学知识为平台，还自然以其本来面目。他的散文能够兼顾科学性与文学性，可说是与他自身的文艺修养、专业与职业不无关系。

三、心系环保，关爱自然

谈到何乃健的环保意识散文，就会联想到他在《没有蛙鸣鸟啭之后》（田思、何乃健，2006，页44-46）中引用的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的其中四行词句：明月别枝惊鹊 / 清风半夜鸣蝉 / 稻花香里说丰年 / 听取蛙声一片。他认为词人藉着轻盈的文采，勾勒出大自然的千姿百态，以极其细致含蓄的笔触，使作品闪烁着科学与哲理的辉芒。事实上，这正是何乃健的创作方向，在散文集中显现出他的这种风格。

从他的书名：《碎叶》（诗集）（星洲世界有限公司，1965）、《流萤纷飞》（诗集）（犀牛出版社，1977）、《裁风剪雨》（诗合集）（文学书屋，1984）、《淅沥的檐雨》（佛教小品）（十方出版社，1990）、《那年的草色》（再版）（十方出版社，1992）、《稻花香里说丰年》（科意小品）（十方出版社，1994）、《荷塘中的莲瓣》（评论）（十方出版社，1995）、《逆风的向阳花》（合集）（雨林小站，1997）、《禅在蝉声里》（佛教小品）（十方出版社，1998）、《含泪为大地抚伤》（散文合集）（千秋事业社，1999）以及《让生命舒展如树》（散文集）（大将出版社，2007），就可以看出《西江月》激发他的灵感，令他将文学及科学结合，描写自然环境，揭示生态问题，传播环保哲学思想。

在盛产水稻的湄南河成长的何乃健，最喜欢接近的植物是富有生命力的水稻，最大的任务是协助农民耕种出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二十多年的岁月在旱季和雨季的迭换中，在播种与收割的交替中产生很多感受，因此创作出一篇篇理性、感性和灵性融会于一炉、属于环保满实效的科学叙述散文，收录在《稻花香里说丰年》以及其他散文集里。他的理想是：“愿每一块可以耕种的稻田，都铺上金穗织成的地毯，愿每簇收割后点燃的燭火，都象征下季丰收的期盼”（何乃健，1998，页115）²，然而看到人为因素而导致不断重演的悲剧，使他对生态环境的忧患与焦虑跃然纸上，比如：

02 何乃健，《金穗编织成的地毯》，《禅在蝉声里》，第115页。

许多低放、剧毒、高耗能的农药，对稻作与人畜造成严重的危害，使我不禁想两千多年前，庄子对损害自然本性的愚行与恶念所作的谴责。……喜用智谋，不能了解道的自然无为，就是一切烦恼的祸根。（田思、何乃健，2006，页48）

远处的地平线上，轰立着一间又一间的工厂。常常，雨后的地平线上，刚刚搭起的彩虹，转瞬间已被滚滚黑烟无情地熏暗……每当我看到农田的面积逐渐缩小，良田愈来愈荒芜，处长满野稗茅草，莫名的悲哀就像藤蔓，把我的心紧紧缠绕。（何乃健，1994，页13-14）

如果人类以为大自然懦弱与胆怯，而继续变本加厉去加重大自然的创伤，那么天灾就是大自然受辱后的呐喊……如果我们不珍惜土地与水源，我们将永远在水患与亢旱间徘徊。（何乃健，1994，页111）

黄河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梦魇，已无法改变。因此，每次看到愚昧的人在已经耗费巨资来修筑灌溉设施的农田里建屋立厂，内心就感到无限悲哀与愤懑……我就会不期然的想起《世说新语》《汰侈篇》的一段……（何乃健，1994，页82）

这一段段的文字，呐喊出他在大自然被破坏后沉痛的哀伤与愤懑，表现了他对生态面临危机的焦虑与无可奈何，于是把心底的无奈化为文字书写出来，以抒发内心对自然的热爱。通过文字，他把生态危机赤裸裸地曝露出来，呈现于读者面前。可见，他是多么的系心于环保、热心于自然，渴望人与自然能够和谐共处。

虽然在生命存续、演进的历史中，生命消灭是自然的规律与法则，生命消灭的方式似乎并不重要。但何乃健通过散文，道出：作为智慧生命的人类，在改造自然并不断反观自身的生命思考中，不断调整着对周边非智慧生命的态度与方式，并由此推动人类对生命本身的价值思考。

四、人文视域下的生态关怀

“当人类向着他所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他已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这种破坏不仅仅直接危害了人们居住的大地，而且也危害了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他生命。”（蕾切尔·卡逊，1997，页73）³何乃健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反对人类肆意征服自然的行为，在揭露人类对自然界动物的戕害中，表露出对于生态环境遭到肆意破坏的隐忧与不满。作品中常提及佛光对自然生灵的普照，显现了佛教思想对生命的敬重及其优良的生态传统，也道出：如果心念不变，社会环境也无法获得改善。（何乃健，2007，页60）⁴在

03 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73页。

04 何乃健，《列车里的随想》，《让生命舒展如树》，吉隆坡：大将出版社，

多篇散文内，他感叹：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物质文明下，现代人类理性的缺失已危及人类传统的伦理价值观。世界范围内，物种灭绝的数量、种类在加剧；在各地也有不同形式的针对动物的血腥暴力。甚至一些看似有意义的活动，也间接杀害了很多生命。在《穿高跟鞋的蜈蚣》，他道出了他和学者们的意见：“历史中的悲剧重复上演，主要的因素是人类中有太多自我执持，贪嗔痴妄炽盛的人，一直在作威作福。”（田思、何乃健，2006，页92）

《满河萤火比星多》正是他感叹生物的生存环境受到威胁的作品。对于他，萤火虫宛如“一群群从滔滔银河中窜逃出来的繁星，每个夜晚都悄悄地提灯而来，攒聚于沼泽之畔，在红树林里举办园游会，终宵狂欢”（田思、何乃健，2006，页17）。除了从科学角度叙述萤火虫腹部发光器的作用，也以感性文字向读者展示了它们之间互诉衷情的浪漫，提出“如果能破解这些讯号密码，或许我们会发现用光来抒怀的恋情，比人类许多情诗更真挚感人”（田思、何乃健，2006，页18）。然而，由于城市迅速发展，郊区房屋林立，农村因农药与化肥的施用而改变水田生态，加上水坝的建筑干扰了生态发展，萤火虫已经愈来愈稀少难觅。因此，他认为在往后的日子，下一代会感慨地和他们的孩子说：“以前，这里的萤火虫，曾经一度比整个大城市里所有的圣诞树的灯光更灿烂呢！”（何乃健，1999，页19）

作品道出何乃健的隐忧，即：若人类继续把经济社会的发展建立在竭泽而渔式的掠夺自然资源之上，如果人类继续大规模地、超过自然降解和净化能力地污染环境，将会违反自然规律、干扰自然进程而影响整个大自然的无数生物。如陈墀成所说“以强大工具——技术系统为中介，人类活动已经成为全球性力量，它导致一系列全球性变化，人与自然处于对立、对抗的紧张关系。当今世界，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形成与演化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严重挑战。”（陈墀成，2005，页2）作品间接地将环保意识灌输进读者心中，希望人类不要破坏大自然，免得间接杀害生物。正如他在《患癌的大地》里高度赞同学者的看法：“我们的大地已患上了癌症，那些癌症细胞就是贪得无厌的人！”（何乃健，2007，页25）

他在多篇散文里进一步以频发的各类自然灾害告诫读者，人类对大自然的倒行逆施最终必然遭致大自然的惩罚，关爱动物乃至关爱动物与人类共同的生活环境就是关爱人类自身。同时，把人的道德关怀推及非人类的生命形式，尤其是那些具有生命感知、体验能力的动物，是人类文明程度提升的一个重要标记。

比如在《蚯蚓的刑场》里，何乃健说明自己和高尔夫球绝缘，除了由于高尔夫球场施用的化学剂比农田里的用量高出许多倍，影响自然生态以及威胁居民的健康，也因为“‘贵族化’的球场，是蚯蚓的刑场。”（何乃健，2007，页13）他赞同学者高度肯定蚯蚓对土质改良的功能的观念，毕竟这类“农民的良友”在土层中穴居，不断翻松土壤，使空气流通，不但有利于排水，也对植物

根部易于延伸。因此他感叹蚯蚓被残杀，并道出：“毁灭了大地上其它生物的栖息所之后，骄横恣睢的人类，最后会不会也令自己变成了濒于灭绝的物种呢？”

（何乃健，2007，页13）这段悲愤及情绪稠密的文字，是因为他深入了解土壤生态知识，所深刻领略的沉郁问题，因为看得深，感受得够切，因此胆战心急，不断不断地叩问。

把环保提升到一个文化思想的层次来衡量，是何乃健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以及普世的终极关怀。（田思、何乃健，2006，页32）正如生态文学研究者乔纳森·莱文所说的：“我们的社会文化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Jonathan Levin, 1999, 1098）

然而，作者并不是靠理性去分析、靠实验去研究，毕竟这还不能真正地理解自然。他经常伫立在农业区中，最大限度地开放他的感官，去感受自然，将多年浸淫农业区里的研究心得与生活感悟，凝炼成闪烁智慧的文字魅力，跃然纸上。在字里行间，作者秉信人类与大自然为一场劳作，是一场睿智与血汗并合的和谐抗衡，而非纵意的征服心态。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审美感悟和哲学理解，其作品才会有诗一般的优美段落，才会大量出现下面这样的想象和哲思：

又一艘船快艇切浪而过，又一卷波涛向堤岸滚滚而来。浪花将一滴水，像一滴泪，冷冷地溅落我的脸颊。在永恒的循环中，这滴水，不知曾经穿越多少泪腺，不知曾经溶入了多少辛酸的心灵中苦涩的盐？如果我们仍然执迷不悟，不好好珍惜地球上有限的资源，那么，当地球上所有的河流都干涸之后，唯一不干的将是我们的泪腺。（何乃健，2007，页16）

此文是在出席一个国际研讨会和学者们交流后何乃健提笔写下的《不干的泪腺》，说出城市的发展令21世纪的耕田面积将会缩小，由于不合理的农耕策略，将会出现森林受到滥伐、山区悬崖陷塌和河槽排水系统不顺畅的问题。这一切无非是微渺的人类缺乏对自我生命和环保的心态以及遁避。此段文字道出作者感叹环保意识的缺失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期望人类是绿色地球的生命卫士，而不是盘剥大自然的破坏者，免得造成自己是受害者。

五、结论

生态环境濒临失衡促使何乃健多篇作品具有浓厚的环保意识。他强调把人类的物质欲望、经济的增长、对自然的改造和扰乱限制在能为生态系统所承受、吸收、降解和恢复的范围内。毕竟，环保的必要是为了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与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改善与自然的关系，平等和谐地对待自然万物，停止对自然的剥削与蹂躏，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通过多篇作品，他劝勉读者：如果不能超越自身利益而以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为终极尺度，人类不可能真正有效地保护生态并重建生态平衡，不可

能恢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关系。此外，他以通俗文学的方式涉猎了生态科学领域，对普及生态知识、生态环境保护，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陈墀成（2005）。《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哲学反思》。北京：中华书局。
- 高士其（1982）。《十六字令》。《身边科学》，4。
- 何乃健（1994）。《稻花香里说丰年》。吉隆坡：十方出版社。
- 何乃健（1998）。《禅在蝉声里》。吉隆坡：十方出版社。
- 何乃健（2007）。《让生命舒展如树》。吉隆坡：大将出版社。
- Jonathan Levin.(1999, Oct).On Ecocriticism (A Letter).PMLA 114.5.
- 蕾切尔·卡逊（1997）。《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 梁实秋（2002）。《梁实秋文集》（第1卷）。厦门：鹭江出版社。
- 田思、何乃健：（2006）。《含泪为大地抚伤》。吉隆坡：大将出版社。
- 王诺（2003）。《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伊林（1952）。《谈谈科学》。《科学大众》，10月号。